

## 發現日政時期臺灣皇民詩人\* —周伯陽作品內涵及其相關問題

林政華\*\*

### 摘要

過去，大家所說的日本政府時期臺灣「皇民作家」，都只提小說家，並沒有論及詩人。皇民作家不少，也應該包括詩人；但是因為過去學者甚少發現皇民詩人，所以有上述的遺憾。

近日，筆者研究早期臺灣兒童少年作家兼詩人周伯陽的作品，發現他的皇民詩不少；而且他盛讚日本的皇民化運動，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皇民詩人。為了解這位皇民詩人的種種，因而有撰述本論文的必要。

本論文首先界定「皇民詩人」，是由其贊同並從事日本皇民化運動；因而先探討「皇民化運動」，再討論皇民化運動對臺灣文學的影響，以及概述周氏的生平、文學活動與作品。而論文的重心，則在周氏皇民詩內容的文本分析、研究；由中，在在都可以證明他被日本皇民化得很徹底。

在本論文的「結論」中，較強烈批評周氏政治意識低、國族觀念淡薄；他只為了活命，做個順民，而絲毫不敢對殖民者說聲「不！」還大加歌頌！由此看來，他的詩，甚至兒童少年作品，在社會普遍「人格即文格」的價值要求下，長期被忽視，也不無道理。

關鍵字：周伯陽、皇民作家、皇民化運動、皇民詩人

---

\* 本文曾在2007年6月15日，開南大學主辦「2007年大學基礎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

\*\*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

## Discovery of Taiwan Komin Poet in Japan Colonial Era —Contents and Related Problems of the Works by Chou, Bo-Yong

Lin, Jeng-Hwa\*\*

### Abstract

In the past, when people mentioned Taiwan “Komin writers” in Japan Colonial Era, mostly novelists were indicated but not poets. In fact there were quite a few Komin writers and Komin poets should have been included. It was misunderstood because researchers failed to discover Komin poets.

Recently when I was reviewing the works of Chou, Bo-Yong, the Taiwan children & teen literary author and poet, I discovered he had done quite a few Komin poems. He highly applauded “Kominka (Japanization) Movement” that is undoubtedly a Komin poet.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to write a research thesis of him.

The thesis begins with definition of “Komin poets”, that is who supported and involved in Kominka Movement. Hence the thesis firstly probes Kominka Movement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n impact of Kominka Movement towards Taiwan literature. The thesis also delivered a summary on Chou’s life and works. The core of thesis is to analyze and research on Chou’s Komin poems, which clearly proves Chou is thoroughly Japanized.

After Japan lost in the war and withdrew the Government out of Taiwan, Chou adhered himself to the continuous colonial Government – China KMT – and kept imagination towards China troops. This was definitely another Kominka thinking of Chou’s which was very regretful.

Therefore, in the conclusion of thesis, Chou was candidly criticized as moron in terms of political conscious. In order to just live on, he dared not to say “no!” to colonialists but, on the contrary, to applaud them. This suggests one of the reasons his poems were chronically disregarded.

Key words: Chou, Po-Yong, Komin writer, Kominka Movement, Komin poet

---

\*\*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Kai-Nan University

---

## 發現日政時期臺灣皇民詩人—周伯陽作品內涵及其相關問題

林政華

### 前 言

臺灣被日本政府統治時期（1895—1945 A. D.）的文學，在臺灣數百年甚至數千年的文學（包含先住民口傳文學）中，佔極重要的一環。近年以來，其中所謂二、三〇年代文學的各個面向，大抵都已有相當的研究成績。

惟獨三、四〇年代的「皇民化文學」（以下簡稱「皇民文學」或「皇民（化）文學」。皇民化詩稱「皇民詩」），雖略有些研究，但只集中在小說方面；對於皇民詩的探討，則完全付諸闕如<sup>1</sup>。1943年11月，日人在臺灣舉辦的「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中，張文環爲了怕臺灣文人被日本人抓住把柄，甚至故意說：「臺灣沒有非皇民文學；假如有任何人寫出非皇民文學，一律槍殺！」<sup>2</sup>臺灣文學評論者彭瑞金也說：「日治時代的皇民作家，何止周金波一人？」<sup>3</sup>周金波（1920—1996 A. D. 有小說〈志願兵〉等）、陳火泉（1908—1999 A. D. 有小說〈道〉等）、呂赫若（1914—1947 A. D. ；有小說〈月夜〉）、……均是皇民小說家。陳映真甚至說：「在思想、精神上完全皇民化，寫過嚴重汙毀自己民族，爲敵人的侵略戰爭塗脂抹粉的作品作家，嚴格說，只有周金波和陳火泉兩個人。」<sup>4</sup>但，皇民詩人似乎未被正式提起過。

筆者近日發現過去比較沒沒無聞的詩人兼兒童少年作家周伯陽，皇民詩作品多，是名副其實的皇民作家；只是其詩名小於一般的小說家，因而躲過反對者的批判。而且，過去知道他的人不多：有，也只是贊美他在戰後加入笠詩社，發表本土詩作<sup>5</sup>；或者敘述他在兒童少年文學上的貢獻<sup>6</sup>。但，至今學術界仍未能呈現

---

1 王郁雯《台灣作家的「皇民文學」（認同文學）之探討——以陳火泉、周金波的小說爲研究中心》（88年12月，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p. 34—p. 37，蒐得皇民論文19篇，無一篇寫詩。廖振富在93年度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和2006年5月「皇民化與臺灣」台日學術研討會中，均發表臺中樞社詩人在皇民化期間並不受其影響的論文。

2 《文藝台灣》7卷2號，1944年1月，〈台灣決戰文學會議〉文。

3 86年8月17日臺灣日報副刊，〈周金波〉文。周氏有〈志願兵〉、〈水窟〉等五篇皇民小說。

4 〈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1999年11月《聯合文學》189期。

5 如：1980年8月15日《笠》詩刊第98期，李魁賢撰有〈論周伯陽的詩〉，說他的作品「建立和諧的世界」——指人際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

6 如：吳聲焱撰《周伯陽與兒童文學》（新竹市政府90年11月出版），縷述周氏的兒歌、童詩、戲劇的創作和文學觀等。

周氏文學的全貌，以及與他相關的若干問題，筆者因而撰述本論文以討教於方家。

## 壹、「皇民詩人」的界定

皇民詩人，是皇民作家裡的一群；而所謂「皇民文學」，是伴隨日本皇民化運動而產生的。皇民化運動在台灣，是 1930、40 年代日本厲行「同化政策」的結果。要研究周伯陽的皇民詩，必需話說從頭。

### 一、由日本皇民化運動談起

臺灣是在西元 1895 年（清德宗光緒 21 年）被割讓給日本。1898 年，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提出「生物學原理」的同化方針；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個民族自決成立單一國家（所謂「民族國家」）的趨勢盛行，日人以爲日本文化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人種等，近似點頗多，所以主張臺灣應同化於日本。但，在法律、政治上的待遇，臺人卻與日人相差太遠；這是當時同化政策沒有完全成功的重要原因。

1920 年代，日本以文官總督取代武官統治，企圖透過「殖民地教育體制」，培養具有日本國家認同的臺灣人，而展開一連串有計畫的「同化政策」。後來，日本有良心的學者尾琦秀樹曾坦承說：

「五十年代的日本統治，…是假借一視同仁、日台同化的精神教育，…削弱島民抵抗的意志，或以利誘欺騙，而把它們（他們）塑造成爲順從的『皇民』的歷史。」<sup>7</sup>

在 1936 年 8 月，台灣總督武官制復活，軍事統治臺灣。9 月，開始毀棄臺灣寺廟、祖先神像；轉而要求臺人祭拜日本神社，向天皇住所方向膜拜。到了小林躋造海軍上將擔任第十七任總督，在 1939 年 5 月 19 日更宣佈「台灣工業化、皇民化、南進基地化」的施政三主軸；此後皇民化、南進基地化二者相互影響，效果加倍，而臺人更苦。

當 1937 年 7 月 7 日，日中戰爭爆發，臺灣被迫進入戰時體制；日本因而強徵臺灣青年充當中國戰場軍伕。爲了使此事合理化，日本總督府推動臺人皇民化運動，使臺人「作爲忠良日本人，…爲日本人死」（同註 7P. 212），也成爲「天皇陛下赤子」。在其後的數年間，由日軍軍部、右翼內閣大臣等厲行下述各項措施：

<sup>7</sup>見王曉波編《台灣殖民地傷痕》P. 211，台北帕米爾書店。

1. 1937年4月，已提倡臺人穿和服、睡榻榻米、廢陰曆過陽曆年；要求使用日本語、文，而廢止各報紙漢文欄（報章雜誌只保留「漢詩」欄）、漢文雜誌停刊。又廢除漢文書房，禁止臺灣、中國戲劇上演。
2. 1937年9月10日，日本設立「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正式展開皇民化運動。30日，在台北市召開「國民精神總動員講演會」，積極鼓吹。1938年，發佈「國家總動員法」。
3. 1940年1月，日人西川滿擴大組織「臺灣文藝協會」，發行《文藝臺灣》雜誌，配合宣傳皇民化運動。
4. 1940年2月，日本修改戶口規則，迫使臺人改用日文姓名。12月，禁用臺語。
5. 1940年9月，日、德、義三軸心國成立；日本倡導北海道、滿洲國、臺灣、朝鮮、琉球國等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協助日軍侵略世界。
6. 1941年4月1日，第18任總督長谷川清與台灣軍司令本間雅晴共同成立「皇民奉公會」，作為全臺推動皇民化的機關。
7. 1941年4月，日本與蘇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使日軍南進無後顧之憂。
8. 1941年6月，施行特別志願兵制度，徵調臺灣青年為軍伕，投入各戰場。
9.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美國本土珍珠港，對英、美宣戰；臺灣也被迫捲入。
10. 1942年6月，日本成立「日本文學報國會」；次年4月，在臺灣成立支部，與「皇民奉公會」合作，宣揚皇民文化。10月起，日本開始實施徵兵制。又召開二次「大東亞文學者會議」，統合各殖民地的知識分子，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賣命。
11. 1943年11月，台灣文學奉公會在臺北市舉行「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動員臺灣文人支援戰爭。
12. 1943年，徵調海軍特別志願兵（少年兵）；計招募得1萬1千人。
13. 1944年，日本在全臺灣設置50處皇民練成所，命令文人下鄉參觀，撰寫宣傳作品。8月，進一步推動全面徵兵制，計徵得8萬多人，而軍屬、軍伕也達12萬6700人。

各項皇民化運動的手段，是想透過語言（說日語）、教育（灌輸皇國思想、天皇信仰）、家庭生活（如：用紙限制）、風俗習慣（改日式姓名、穿和服、睡榻榻米、過陽曆年等）、宗教信仰（毀祖先牌位、寺廟；建神社、改日廳）等各個層面；尤其在文化上，藉文學、戲劇等宣傳日本國策、歌頌大東亞戰爭、限制臺人思想與創作自由。在在都要拔除臺人的民族意識、國家認同，而植入日本皇民思想。其本質，是爲了侵略戰爭，遂行消滅文化的陰謀、種族隔離的手段；而最終目的是供其利用，不惜爲其犧牲。這些種種，與真正的、理想的「民族同化」背道而馳，實爲臺人所共恨！

## 二、皇民化運動對臺灣文學的影響

1920、30年代初期的臺灣文學風格，多半以寫實的筆法，作反帝制、反殖民、反封建，爭取個人自由而努力。但，筆桿終不敵槍桿，在日帝一連串皇民化高壓的措施下，傳統書房教育沒落、習俗消逝、母語喪失。日本以政治、軍事等干預文學。臺灣文人，有的被迫屈從臣服，成爲御用作家，歌頌、配合推行皇民化運動；有的在自己自由意志下竟然也贊從日本政策（如：周金波；及周伯陽，詳下）；更有人抵死不從，斷筆改行。

大致而言，當時的文壇不得不趨向沉寂，改以含蓄、象徵或反諷等表現技巧，思索家庭之倫理、人性之糾葛、道德之出路等等問題；並重視內在心理的刻畫，迂迴地潛藏其深刻的寫作內涵，傳達出心中的民族意識。例如：1920年代法國前衛的「超現實主義」被引進臺灣，就是居於這種用心，楊熾昌（水蔭萍）說道：

「文學技巧表現的方法很多，與日本硬碰硬的正面對抗，只有更引發日人殘酷的摧殘而已。唯有以隱避意識的側面烘托，推敲文學的表現技巧，以其他角度的描繪方法，來透視現實社會，剖析其病態，分析人生，進而使讀者認識生活問題，應該可以稍避日人兇燄，將殖民文學以一種『隱喻』的方式寫出，相信必能開花結果。」<sup>8</sup>

因此，可說不幸中的大幸的，是皇民化運動後的臺灣文學作品的藝術性提高了，例如：蔡秋桐的「正言反說」技巧、楊達的象徵手法、翁鬧與龍瑛宗小說的心理刻畫，紛紛崛起；而張文環的作品，尤能集其大成。這未始不是因禍得福，

<sup>8</sup> 引自林佩芬〈永不停息的風車〉，林衡哲等編《復活的群像》p、299，前衛出版社，1994年6月。

為臺灣文學寫作技巧與表現風格，別開生面，留有卓越的歷史成績。

但無可諱言的，部分作品仍逃避現實，刻意浪漫，只重視文學趣味性，是其缺點。皇民文學的性質較為複雜，有單獨研究的必要。

### 三、「皇民詩人」的提出

日人據臺後，實施國語（日語）教育，到了大正時期（1930年以後），使用「直接教授法」，不遺餘力地排除漢語（臺語、華語）。尤其是「臺語」（臺灣閩南語），因長期與漢文字脫離（所謂「言、文分離」），缺乏表記體系。此時，漢文教育欲振乏力；所以，寫作臺灣文學時，多只能依賴日本語文了。尤其在臺灣進入戰時體制，廢除漢文等後，文壇成了日文獨尊的現象。

1942年後，日軍南進敗象已出，對臺人文字迫害卻更見凶殘，臺人抗日的民族意識文學更為隱屈；如要出現檯面，只有撰寫些皇民化文學的作品一途了。

周伯陽作皇民詩的「全盛時期」也正在此時。

皇民化文學，一般稱為「皇民文學」。皇民文學，顧名思義，是指以文學為手段，歌頌皇帝政權、制度下所進行的政治、文化等等措施的作品。因此，廣義來說，世界上凡是施行帝制的國家，都可能出現皇民文學作品。在臺灣，是專指對日本皇民化政策積極扈從的文學；但，並不包括當時日本國內「右翼文人」的皇民作品。

而「皇民詩人」，是指在日政時期因應日本總督府的需要，扈從皇民（化）運動而創作出韻文作品的詩人。過去學界多半不清楚為何人，2001年《周伯陽全集》的出版，提供吾人了解皇民詩及皇民詩人最寶貴的研究資料。鍾肇政曾分別皇民文學為四種類型，其一為「盲目型」：「民族意識薄弱，甚至泯滅了。」

至於皇民詩人、詩作少的原因，應是出於終戰後大多數詩人自覺詩作不容於當時，而刻意銷毀，有以致之；誠如周金波所說：

「有人在戰後改寫自己戰前的作品，終戰後強調自己對祖國（華按：指中國國民黨政府）的熱愛，但戰前的原作，其實是歌頌皇民化的。時局演變到大家開始對祖國惡言相向，罵他們是支那人，那些改寫人，

又消聲匿跡，不敢講話了。這是台灣的宿命，一種投機主義。」

鍾肇政也指出：1937年日本禁用漢文，廢止各報漢文欄，卻保留「漢詩欄」；日人網開一面，「而且還帶有一種鼓勵的性質。…特別是歌頌日本戰爭，…反而是受到日本官方歡迎的。」<sup>9</sup>周伯陽的皇民（化）詩，就是應此運而生的。

## 貳、周伯陽生平及其文學述要（含皇民詩編年）

周伯陽，字開三，號林承，筆名白洋、白洋生、周白洋、周泊洋、國吉陽一、島野すくる、春野黃昏、興市猛人等。日本大正6年（1917年，民國6年）5月15日，誕生於新竹市。父名宜鎰，經商，曾任保正（里長），在周氏七歲時逝世；母周洪拈，不善經營家中生意，以致家道中落，但含辛茹苦教育周氏兄弟有成。

周氏八歲，進入新竹第一公學校（今新竹國小）就讀。在學期間，勤學修德，成績名列前茅，每學期均獲獎狀，深得師長喜愛。在五、六年級時，受到新竹文人教師江尙文（1898—1966A.D.，號肖梅）的教導、啓發，一路栽培提攜他，如：十四歲畢業後，鼓勵他考入臺北第二師範學校（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普通科就讀；1941年起主編《臺灣藝術》雜誌，即刊載許多周氏作品（詳後）。周氏師範畢業，服務小學教育十二年後的西元1949年（民國38年），江氏任督學，又提拔他借調至新竹市（後改縣）政府教育科，幫忙處理業務，直至1958年為止。九年期間，周氏與江師、鄭維坤等人，討論文藝，形成竹塹特殊的文風。周氏於兒童少年文學、民俗學的研究與著述，也直接而深刻的受江氏影響。

此後，周氏多半在新竹的偏遠小學服務，先後是：新竹市西門國民學校教師（1958年8月起），在1965年3月，改任同校教導主任。1965年9月，調任新竹縣香山鄉虎林國小校長，在任六年。1971年（民國60年）9月，調任竹東鎮芎林村陸豐國小校長，直到1982年8月1日退休，凡在校11年。

周氏在昭和14年（1939年，民國28年）廿三歲起，開始發表下列四類作品：6月3日，〈送別指薪芸兄〉，是首次寫漢詩；夏，首作〈惱み〉、〈煙〉等日文新詩；而昭和15年（1940年）2月，首作日文俳句〈「二等」〉；5月1日，首作日文短歌〈日曜〉。而在同年7月，〈台南歌謠〉一首即入選「台灣麗光會」<sup>10</sup>民謠甄選佳

9 《台灣文學十講》P. 152。

10 按：吳聲森《周伯陽與兒童文學》P. 35、P. 55作「台南麗光會」；麗光社址設台南。

作。1951年（民國40年）5月<sup>11</sup>，出版日本詩集《オアシスの金月》，收集1941年至1950年作品；而在1956年（民國45年）5月，華譯本名《綠泉的金月》出版。直到終戰二十一年後的1966年（民國55年），他還有日文新詩〈石門ダム幻想〉等多首作品。1977年5月<sup>12</sup>，《周伯陽詩集》由台北師範同窗友人張佳宗<sup>13</sup>資助出版；有新詩作品、日據時代台灣新詩的回顧、我與童謠創作、日本旅情等四部分。

1950年前後，周氏創作童謠〈花園裏的洋娃娃〉。<sup>14</sup>而在二年後的民國41年（1952年）初，交給北師同學新竹國小蘇春濤老師配曲，因而傳唱全國大街小巷，歷久不衰。周氏在終戰後投入童謠、童劇、童詩等的創作與教學，確有貢獻（同註10）。1959年起，童謠〈花園裏的洋娃娃〉、〈木瓜〉等，被編入國小一年級唱遊教材和國小四、五年級音樂教材；受到鼓舞，周氏更努力於童謠等之創作。

而1971年起，臺灣掀起兒童少年詩的寫作、教學風潮。周氏在陸豐國小校長任內，也利用週三下午團體活動時間，教導三至六年級學童寫童詩，效果可見。1979年12月17日，中視「北東南西北」節目主持人李季準，即特別訪問周氏；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光榮事。1980年教師節，臺灣省教育廳《杏壇芬芳錄》第二輯，更介紹周氏為「童歌的拓荒者」之一；次日，再度接受中視「桃李春風」節目主持人李季準訪問，暢談兒童詩歌的教學。1983年，周氏出版上述學生習

---

11 《周伯陽詩集》P. 33。

12 按：《周伯陽詩集》P. 33，先生作〈『綠泉的金月』詩抄〉一文，謂：「民國六十六年四月，詩集…出版。」係指張氏答應助印、蘇氏作序的時間，詩集仍在五月出版（編印期約為一個月，乃一般情況）。又按：吳聲森《周伯陽與兒童文學》序P. 8謂在1978年；誤。吳聲森P. 213謂七月出版，誤。

13 時任台灣省煤礦調查科長；全集（一）P. 262作「課長」。

14 見周氏詩集P. 39〈我與童謠創作〉。

作童詩作品選集《媽媽真偉大》15。

早在周氏在昭和12年（1937年，民國26年，21歲）結婚後，爲了職業、家庭的考量，而改名「吉本明弘」（另用一些日文筆名，詳下），保住飯碗，也獲些配給。16自1941年，廿五歲起，他創作了許多皇民詩文，而以詩爲大宗；茲依時代先後，以年譜方式呈現於後：

#### 昭和16年 1941年（民國30年）廿五歲

4月，日文詩〈國土讚仰の歌〉刊於《新竹州時報》時報文藝版「迎春禧」專欄；  
筆名：國吉陽一。

按：此爲周氏第一首皇民詩。

6月，日文短歌〈六月近詠〉刊於《台灣教育》雜誌；筆名：國吉陽一。

6月，日文詩〈芽ぐむ國民學校〉刊於《台灣教育》雜誌6月號。（國吉陽一）

9月1日，〈譽れの台灣志願兵の歌〉入選興南新聞社歌謠徵選佳作。

9月，日文詩〈譽の志願兵〉刊於《台灣教育》雜誌9月號。（國吉陽一）

9月，日文短歌〈譽の志願兵〉刊於《台灣教育》雜誌。（國吉陽一）

#### 昭和17年 1942年（民國31年）廿六歲

2月1日，日文詩〈一億總進軍の歌〉刊於《新竹州時報》時報文藝版。（國吉陽一）

3月1日，日文詩《大きな汚點》刊於《台灣藝術》雜誌。（國吉陽一）

4月，日文詩〈血潮の雄叫び〉刊於《台灣教育》雜誌。（國吉陽一）

5月，日文詩〈九軍神を讚ふ〉刊於《台灣教育》雜誌。（國吉陽一）

6月，日文短歌〈六月近詠〉刊於《台灣教育》雜誌。（國吉陽一）

8月，日文短歌〈キスカ島アツツ島攻略〉刊於《台灣教育》雜誌。

10月，日文短歌〈交換船を迎ふ〉刊於《台灣教育》雜誌。（國吉陽一）11月，同名日文詩刊出。

15 吳聲焱《周伯陽與兒童文學》P. 20引三子仲豪之回憶）。P. 46謂書名《媽媽真偉大》，誤。P. 49仍作《媽媽真辛苦》。P. 120謂在1982年6月出版，誤。

16 吳聲焱《周伯陽與兒童文學》P. 34—P. 35說：「因爲唯有這樣才能保住飯碗，並且在物資缺乏的時期可以有較一般人多一點的配給糧。」。

- 11月1日，日文短歌〈荒鷺〉刊於《旅行春秋》雜誌。(國吉陽一)
- 11月25日，〈東港郡民謠〉歌謠入選皇民奉公會東港郡支會民謠歌詞徵選第一名。
- 11月，〈高砂義勇隊の歌〉歌謠入選台灣總督府理蕃課募集歌詞第三名。
- 11月，日文短歌〈仲秋の月〉刊於《台灣教育》雜誌。(國吉陽一)
- 本年，日文詩〈　　の日　〉刊於《台灣藝術》雜誌。筆名：白洋。

### 昭和 18 年 1943 年 (民國 32 年) 廿七歲

- 3月，日文詩〈芳蘭丘に寄す(一)、(二)〉刊於《芳蘭》(台北第二師範十期生通訊)。(國吉陽一)
- 5月，日文詩〈南進鯉のぼり〉刊於《新竹州時報》5月號。
- 5月，日文短歌〈らくど台灣〉刊於《朗唱》雜誌5月號。
- 6月，日文短歌〈六月近詠〉刊於《台灣教育》雜誌。(國吉陽一)
- 7月，日文詩〈懐しの星座〉刊於《新竹州時報》7月號。
- 7月，日文短歌〈七月近詠〉刊於《台灣教育》雜誌。(國吉陽一)
- 8月1日，日文詩〈合歡の木蔭で(一)〉，刊登於《台灣新聞》；筆名舟泊洋。
- 同日，作〈合歡の木蔭で(二)〉，刊登於《台灣新聞》(不詳日期)。筆名：舟泊洋。
- 8月12日，日文詩〈驛頭の印度人〉，刊登於《台灣新聞》。日本名：吉本明弘。
- 8月17日，日文詩〈昭和の檜舞台〉，刊於《台灣新聞》。(日名：吉本明弘)
- 8月27日，日文詩〈追憶の海〉，刊於《台灣新聞》。(日名：吉本明弘)
- 8月，日文詩〈憧れの海〉刊於《新竹州時報》8月號。
- 9月7日，日文詩〈竹籬こ花咲くへチマ(一)〉〈華譯：〈在籬笆開花的絲瓜〉〉，刊於《台灣新聞》。日期不詳。(日名：吉本明弘)
- 9月，日文散文〈土の息吹き〉刊於《新竹州時報》。(日名：吉本明弘)
- 政華按：鼓勵國人增產。
- 9月，日文詩〈同じ夜空の明月〉刊於《新竹州時報》9月號。
- 9月，日文短歌〈九月近詠〉刊於《台灣教育》雜誌。(國吉陽一)
- 10月12日，日文詩〈病床の心〉刊於《台灣新聞》。(日名：吉本明弘)按：詩末自

註：「徴兵制施行に寄す」。

- 10月21日，日文詩〈世紀の雄叫で〉，刊於《台灣新聞》。(日名：吉本明弘)  
 10月，日文短歌〈台灣空襲の日〉刊於《台灣教育》雜誌。(國吉陽一)  
 10月，散文〈兄に續く心〉刊於《新竹州時報》；8日，日文短歌〈キスカ島  
 アツツ島攻略〉刊於《台灣教育》雜誌。(日名：吉本明弘)  
 11月，日文詩〈菊の花〉刊於《台灣教育》雜誌11月號。  
 11月，日文散文〈更生の力〉刊於《新竹州時報》。  
 11月，日文短歌〈徴兵制施行に寄す〉刊於《台灣教育》雜誌。(國吉陽一)  
 12月，日文詩〈増産の秋〉刊於《台灣教育》雜誌12月號。  
 12月，日文雜文〈詩人(1943年12月有感)〉刊於《台灣藝術》雜誌。  
 本年，日文詩〈愛國の鐵片〉刊於《台灣藝術》雜誌。(國吉陽一)

#### 昭和19年 1944年 (民國33年) 廿八歲

- 1月20日，日文詩〈戰勝の鍵〉刊於《台灣新聞》。(日名：吉本明弘)  
 2月1日，日文詩〈自爆〉刊於《台灣新聞》。(日名：吉本明弘)  
 2月18日，日文詩〈一機でも多く〉刊於《台灣新聞》。(日名：吉本明弘)  
 2月24日，日文詩〈黃昏の追憶〉刊於《台灣新聞》。(日名：吉本明弘)  
 2月，日文詩〈鬥魂〉刊於《台灣藝術》雜誌。(國吉陽一)  
 3月29日，日文短歌〈決戦一束〉刊於《台灣新聞》。(日名：吉本明弘)  
 3月至7、8月間，作日文短歌〈サイパン島を悼む〉。  
 4月，日文詩〈撃ちて、し止まむ〉刊於《台灣藝術》雜誌四月號。(國吉陽一)  
 5月，日文詩〈大東亞の鯉のぼり〉刊於《台灣藝術》雜誌五月號。(國吉陽一)  
 6月，日文詩〈情れの壯途〉刊於《台灣藝術》雜誌。(國吉陽一)  
 夏，作日文詩〈希望の銀鱗〉。後收入詩集《懷しの星座》。  
 8月，日文短歌〈英靈冒瀆〉刊於《文教雜誌》七、八月合併號。(國吉陽一)  
 8月，日文散文〈憤怒の日〉刊於《文藝雜誌》七、八月合併號。(日名：吉本明弘)  
 8月前不久，創作日文詩〈敢鬥(一)〉。  
 8月，日文詩〈敢鬥(二)〉刊於《文教雜誌》七、八月合併號。(國吉陽一)  
 11月12日，日文詩〈グラマンの末路〉刊於《台灣新報》；筆名：舟泊洋。

11月，日文詩〈光榮の戦列〉刊登於《文教雜誌》。  
 11月，日文詩〈船のふるさと〉刊於《台灣藝術》雜誌11月號。  
 11月，日文詩〈光榮の戦列〉刊登於《文教雜誌》。  
 12月23日或稍後，創作日文詩〈旅愁の夜(二)〉。  
 12月，日文詩〈新月の丘(一)〉刊於《文教雜誌》12月號。(國吉陽一)  
 本年，創作日文詩〈東亞の鼓動〉(筆名：吉本明弘)、〈一機一艦〉(筆名：舟泊洋)、  
 〈東亞の新春〉(日本名：吉本明弘)等。  
 本年，作日文詩〈敵機の残骸〉(日名：吉本明弘)、〈銅像出陣〉(無具名)、〈俘  
 虜の横顔〉(筆名：舟泊洋)、〈翼の肉弾〉(筆名：興市猛人)等。

#### 昭和20年1945年<sup>17</sup> 廿九歲

1月，日文詩〈雪中の梅〉刊於《新建設》雜誌1月號。

以上總計：五年創作了40首日文詩、20首日文短歌；日文散文、雜文4篇皇民化作品；合計64首(篇)。頗集中在中間的1942至1944三年。這期間，周氏在竹南郡宮前學校任教。

1954年(民國43年)1月，周氏華文新詩〈紅蜻蜓〉發表於《中國新詩選輯》，開始創作華文新詩；直至晚年為止，亦先後有96首作品，佔全集第三冊的182頁長篇幅。1956年，他加入「中華民國新詩學會」為會員。1973年2月12日至3月10日，周氏奉派到臺北板橋臺灣省國民小學教師研習會兒童戲劇班，研習一個月。與詩人詹冰二人同寢室，先生〈寂莫的春月〉文說：「我很欣賞他的作品，我又愛好他的詩風。」二人相惜相知；結業前夕，周氏作〈惜別〉一新詩「給詹冰兄」。

但自1958年(民國47年)2月，創作華文詩〈黥面〉，而於1972年8月15日，發表於《笠》詩刊52期後，周氏即經常在該詩刊發表詩作，一共有26年，84首；因而一般人都視他為純粹的本土詩人，似乎完全不提他年少皇民化的輕狂歲月。<sup>18</sup>

<sup>17</sup> 民國34年，周氏自作年表誤作民國35年。

<sup>18</sup> 周氏平生發表於《笠》詩刊的詩作，詳見另拙編〈周伯陽生平及文學年譜〉。

周氏好學不倦，在 1974 年（民國 63 年）2 月，五十八歲時，考入新竹師專暑期部國小師資料進修。1977 年 7 月，畢業。9 月，從事教育屆滿四十年，接受教育部長表揚。1982 年 8 月 1 日，六十六歲，屆齡自竹東鎮陸豐國小校長任內退休；總計服務小學四十五年又四個月。1984 年（民國 73 年）3 月 26 日下午，逝世，享年六十八歲；4 月 8 日，安葬於新竹市第一公墓。

### 叁、周伯陽皇民詩的文本探討

#### 一、作品類別與數量

周伯陽是一位兒童少年文學家，也是一位詩人；日文、華文作品均豐。有關兒童少年文學的成就，已有吳聲淼的《周伯陽與兒童文學》的著述，研究成績不惡。而關於他的詩文學之研究論著，則尙付闕如。

在 2001 年 11 月，新竹市政府出版的《周伯陽全集》中，有關他的詩作品，約佔一半的篇幅，即六冊的前三冊：分別為日文詩集（一）、（二）及中文詩集。經仔細研閱，其中與皇民詩文有關的作品，為 60 首日文詩文、6 首（篇）華文詩文，數量可說不少。

茲敘述其類別如下：

日文詩歌 40 首

日文短歌 20 首

華文詩歌 2 首

雜文、散文 4 篇（日文） 合計：66 首（篇）

本論文即以此 66 首（篇）作品，論述周氏的皇民詩的內涵種種。

#### 二、周氏皇民詩歌的內容

過去學者由皇民小說歸納出的內容，有下列四類：一為歌頌皇國、皇帝、皇軍，或「聖戰」<sup>19</sup>；二為親日、認同日本殖民政策<sup>20</sup>；三為描寫成為皇民的心路歷程<sup>21</sup>；死=四為描繪南進、增產、團結、日華親善等意識。新詩也相同；在

19 鍾肇政〈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盲點〉，1979 年 6 月 1 日民眾日報副刊。

20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p、66，文學界雜誌社，1996 年 6 月。

21 陳建忠 2001 年 6 月 19 日貼網的第一屆賴和大專生臺灣文學營『所謂「皇民文學」評述』（2001/7/22）課程講義。

日本統治的最後幾年，由於東亞與太平洋戰事爆發，造成自由創作的全面停頓，頌揚日本與戰爭的「皇民詩歌」，幾乎成爲唯一可以登上報章雜誌的文學作品。

### (一)、讚揚日本臺籍志願兵制令

1941年，日本開始宣傳臺人充當志願兵，加入戰場。周氏在1941年9月至1943年12月，二年三個月期間，多達九次作詩讚揚志願兵措施，並鼓勵臺人去當日本兵。如：用日文筆名國吉陽一，發表以〈譽の志願兵〉爲題的日文詩一首、短歌三首。全集(一)的一首說：

「光榮ある軍旗を先立てて  
水漬き草むす皇軍の一員だ——  
ああこの感激！」(P. 25)

而1941年9月所作的〈譽れの臺灣志願兵の歌〉，更入選興南新聞徵選同名歌詞的佳作獎；內容無非在頌揚志願兵制度，如說：

「郷土の譽           この肩に  
選り召された       感激は  
皇軍として        盡忠の  
固い誓ひが        地を揺する我等臺灣       志願兵」(全集(二)P. 77)

這簡直像是日本人寫的勸從軍樂的歌詩了，完全是日本人的口吻！

但，當時有一位良行，家人急「呼兒喚夫」！兩相對照，如何忍心？

在1942年10月以後，日本正式在臺實施徵兵制。周氏也有二首詩、一首短歌，寄望徵兵制，如：1943年10月的〈病床の心〉，說：

「ラヂオが光榮の徵兵制施行を放送した  
外では感激のみ民われを謳歌し  
燕は秋の空を嬉しさうに躍つてゐる」(全集(一)P. 82)

1943年11月，周氏以日文名吉本明弘發表類似短篇小說的〈更生の力〉雜文一篇，讚美「台灣徵兵制」說：

「進財は病床に横はリナがら本を讀んでゐたが、…  
瞬間！何の前ぶれもなくラヂオが急に「台灣徵兵制」の施行を力強く

放送し出した。

彼の蒼さめた顔には、潮が満ちた様に血の氣がのぼつて來た。…

昭和二十年だ。私の病氣は昭和二十年までに癒すのだ！」…（全集（二）P. 111）

而同年所作的日文詩〈愛國の鐵片〉（全集（一）P. 92—P. 93），也附和日本當局，把家中各種鐵片蒐集，製成機、艦等武器，投入戰場。

此外，周氏也作歌詞詠歎臺灣先住民的高砂義勇隊，而獲得 1942 年 11 月台灣總督府理蕃課歌詞募集三等獎。歌詞分五段，每段五行，如：末段說：

「大聖恩の 旗の下  
感謝で築く 大東亞  
勳は薰る 永遠に  
不滅の光 輝かん  
讚へよ 高砂義勇隊」（全集（二）P. 84—P. 85）

但，戰爭期間，臺灣有三萬多人戰死沙場；鄒族音樂家高一生曾勸阻族人參加高砂義勇軍前往南洋，與日本人發生爭執。而周氏卻無一詩一文追悼！

## （二）、附和日閥增產備戰

戰爭欲求勝，往往曠日費時，只有資源豐富、後繼有力者，才能堅持到底。日本小國，軍閥政府窮兵黷武，投入中國大戰場；資源本近枯竭，1941 年又發動太平洋戰爭，兵源投入更多，資源消耗更是龐大。

不幸臺灣成爲其殖民地，「物產豐隆」，遂成爲其予取予求的「南進糧倉」。周氏既改日本姓名、用日語，一切文字也聽從日人擺佈，所以也附和日軍的「增產」政策，1943 年 12 月發表〈增產の秋〉詩說：

「東天が朝焼けで紅に染まる頃から、ばつと大地に繰展げられる増産の大繪卷。…

稔り豊かな銃後の秋！…

…土の職場で黙々と働く増産戰士の甲斐甲斐しい姿が視野に現れ、…

…赤銅肌の増産は微笑んで…。」（全集（二）P. 14—P. 15）

到次年（1944 年）夏天，所作的二詩〈熱汗の力〉、〈希望の銀鱗〉，仍在歌頌增產戰士的努力，如後首開宗明義就說：

「灼きつく太陽の威を逞しい赤銅の肌に浴びて、地曳綱を曳いてゐる海の増産  
戦士！」(全集二P. 20)

### (三)、迎向戦争，歌颂战争

周氏皇民化韵文作品的內容，以此類爲最多，有 42 首以上。敘說二次大戰時，臺灣淪入战争的許多真相，例如：

#### 1. 自稱「皇民」，加入「聖戰」行列

周氏在 1944 年 11 月，作〈光榮の戦列〉一詩，自承是日本「皇民」，要臺灣「舉島總武裝」(全集一P. 135)，加入战争行列，有說：

「皇土の南玄關はすでに總武裝——  
職場た敢闘の火花が日日を埋めつくす  
ああ攻撃の據點！  
いま 皇民の眞價が揮發する秋  
凜たる歩武を揃へて  
光榮の戦列へ」(全集(一)P. 134— P. 135)

於是，他歌颂起日本海、空機艦的奮戰；甚至讚歎日人發動一億軍隊挑起南太平洋战争，說：

「飽くなき搾取　　たち切つて  
隱忍自重　　一億が  
大みことのり　　いただきて  
今こそ立てり　　總進軍」(全集(一)P. 29— P. 30〈一億總進軍の歌〉)

爲了战争，必須激勵士氣，周氏搖旗吶喊著：

「守備隊の戦士！  
玉碎 玉碎 ああ玉碎  
柴崎部隊の英靈に涙滂沱として頬をぬらす…  
一億の尖兵戰鬥配置についた…」(全集(一)P. 103〈戰魂〉)

此外，他又「萬歲、ばんざい」聲此起彼落的吟道：

「…決戦南溟(按：指南太平洋)へ勇む…  
汽笛と共に尽忠の軌道を滑る

萬歲 萬歲 ばんざい、ばんざい——い…」(全集(一)P. 109〈晴れの壯途〉)

## 2. 指斥盟軍，醜化敵人

在兩軍對峙時，批判敵人，是鼓舞士氣的方法。周氏也替日軍幫腔道：

「侵略史の著作者

蠶食の根城 香港よ

いま翩翩と翻へる日章旗の下に

最後の頁を綴つておくれ…」(全集(一)P. 33-P. 34〈大きな汚點〉)

又罵英軍「入侵」印度，說：

「その人も三億の印度人と同じ様に

老獪な英鬼欺瞞の假面を剥き取つたでめらう」(全集(一)P. 65〈驛頭の印度人〉)

日軍攻撃美國本土，而發動了珍珠港事件，周氏發誓要擊碎美國白宮，說：

「我が砲撃の轟音は米本土を震撼させた…

皇軍は大平洋を越え、大西洋を越えて

敵の宮殿パツキンカムを粉碎し…」(全集(一)P. 54〈撃ちて、しまむ〉)

## 3. 對日本犧牲戰士的哀悼

日軍終敵不過同盟國軍隊的反攻，而節節敗退，死傷慘重，以致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在決戰期間，死傷噩耗頻傳，周氏多以短歌憑弔，如：著名的塞班島浴血戰，周氏感同身受，說：

「サイパンに勇士同胞みな散るをわわれ聞きをれど耳を疑…

つはものに力を合せ戦へる我が同胞の

決意雄雄しき

最後まで踏み止まれる同胞に悲憤の涙

抑へかねたり。」(全集(二)P. 65〈サイパン島を悼む〉)

在南太平洋諸島大敗時，周氏用〈憤怒の日〉一文，頗詳細的記述道：

「蒼波しぶく南溟の孤島サイパンに、我が勇士同胞が萬斛の恨みを吞んで憤死された悲報を耳にしたのは、…

思へばアリユーション列島のアツツに、ギルバート諸島のタテワ、マギンに、

又又マーシャル群島のルオット、クエゼソンに、玉碎をして來てゐる。…」(全集(二)P. 102)

末句提到日人慣用的「玉碎をして來てゐる」。

但，可敬的臺灣正義詩人卻吟道：「何人妄想建雄圖，傾國真如一注孤。敗報朝朝誇玉碎，可憐玉碎是無辜！」(賴惠川〈無辜玉碎〉)敢對日軍噙聲的是嘉義的賴惠川等人。

#### (四)、爲大東亞共榮圈主張宣傳

日本政府爲聯合東亞各國，進取全亞洲甚至全世界，自 1940 年 9 月起，倡導「大東亞共榮圈」的觀念。周氏以一小學教師的眼光，不明白其背後陰謀，而寫詩、撰文五篇爲其宣傳，如：

「大聖恩の旗の下  
共榮圈の民皆は  
御稜威の光讚へつつ  
文化新たに絢爛ど  
咲かすぞ共に胸はなる」(全集(一)P. 15〈國土讚仰の歌〉)

原來，大東亞共榮圈的目的，不在東亞國家的共榮，而是要對付英、美等同盟國家；周氏的詩也透露了這一點，〈大東亞の鯉のぼり〉詩說：

「ああ鯉のぼりは無言の代辯者！  
日本男子の象徴——  
嶮しい瀧は大東亞共榮圈の障宮物だ。  
やがて表じて米英擊滅の大詔を伏し拜み、(、)  
その障害物を泳いで登るもの、  
まさして日本男子の崇高姿——…」(全集(一)P. 56—P. 57)

而〈懷しの星座〉詩中所說，尤爲明白，說：

「鵲は蘆溝橋の一發の銃聲を聞いただらいか。  
その銃聲…美しい夢を破り、(、)  
東亞共榮の第一頁の植字をし…  
米英の横暴の枷…真珠灣に棄…」(全集(二)P. 6)

### (五) 用文學之辭歌詠日本軍國

詩、文可以詠事記史，上述周氏多半正面歌頌皇民政策，乃至視日本為己國，而欲與之同呼吸。另外，用文學筆法來詠歌政治，手法自然細膩；但，從民族評價上則更見其不堪。

〈菊の花〉散文說：

「私の出齊にも菊花…。菊花の番…。窓の外…  
菊花は杳い北海に、蒼い南溟に、…  
皇國を護る朦朧のみよしにただか水、  
海の防人かい敢闘に…」(全集(二)P. 12)

而 1942 年 11 月 1 日發表的〈荒鷲〉一詩(全集(二)P. 81)，則藉荒鷲來比喻日人的堅強，說道：

「白い雲ちら□現れで太平洋の□はて遠く強い翼ご□日本のみ空をまもる□  
荒鷲だ」

日本戰敗後，軍民已遭遣返日。在南洋戰場的臺籍日本兵，因身份尷尬，國民黨政權不承認他們是臺灣人，以致他們沒有身分證，成了亞細亞的孤兒；故鄉的親友日日夜夜「望你早歸」：「毎日思念汝一个，不得可相見，…」(那卡諾作詞〈望你早歸〉)；但，周氏充耳不聞！連 1946 年，日人戰敗被遣送回去時，見到「路旁的姑娘」，周氏也為她們感到悲傷，說：

「ああ郷愁よ  
富士山…  
だが…  
温室

やがて別離…。」<sup>22</sup>

甚且他戰後仍然詠日、懷日，晚到二十一年後的 1966 年 8 月 7 日，遊石門水庫，作〈石門ダム幻想〉詩說：

「まるで私の  
櫻花咲く

<sup>22</sup> 全集(一)P. 187〈路旁的姑娘〉。按：—P. 190 作〈櫻花の夢〉。

君はが…。」(全集(一)P. 244)

〈追憶の扉〉詩，也說：

「追憶の古く…

ああ櫻は花

あの金閣寺

また奈良の大佛の巨大さも

美と文化の象徴として

陶醉の中に記憶が永く生きていた。」(全集(一)P. 253)

反觀郭水潭在日閥提倡「皇民化運動」、鼓吹「決戰文學」，由御用作家西川滿擴大組織「臺灣文藝家協會」時，被命為隨筆部員；但，他以沉默來抗議。

#### (六)、結語

日據初期，在武力鎮壓之前，也進行懷柔手段，如：在 1896 年即實施「紳章制度」，藉以軟化臺灣人中具有學術資望者的抵抗意識；但，臺人因此而吟詩撰文歌頌日本的，可說絕無僅有。在 1898 年起，日府舉辦「饗老典」，邀請臺北地區八十歲以上老人三百多位，在總督府內宴飲，以示尊敬；其後，又在彰化、臺南、鳳山等地舉行。當時是有極多的日籍、臺灣文人用詩文歌頌<sup>23</sup>。

而在 1899 年後，實行了許多以文會友的籠絡措施，但臺人雖有唱和，並無諂媚、拍馬之舉。<sup>24</sup>由上文所述，周氏的皇民行動，似乎有日本學者藤井省三所說的「自我優越感」，以為可以和日本人平起平坐的虛榮心作祟。<sup>25</sup>

23 詳見 93、6、7 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全臺詩》蒐集、整理、編集、出版計畫第四年度期中報告(四)、94、6、20《全臺詩》蒐集、整理、編集、出版計畫第五年度期中報告(三)、(四)等。

24 以上詳參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90、7，苗栗縣文化局。

25 藤井省三提出了「台灣皇民文學」的概念；「台灣的皇民文學」則是描述非日本人，卻和日本人對等，而且對於新成為日本佔領地的民眾，抱有優越的邏輯論裡(logic)和感情(emotion)。把台灣皇民文學解讀成一方面身為非日本人卻與日本人平起平坐，令一方面對甫成日本佔領地的民眾，抱有優越心態的當時台灣人的論理與心態，加以描述的作品（藤井省三著，張季琳譯，《台灣文學這一百年》，台北市：麥田，2004，頁 299、頁 33。

相反的，臺人有的是在皇民化運動時期，仍然堅持臺灣文人的風骨，例如：新竹詩人林鍾英（1884—1942A.D.）在昭和 13 年（1938 年）作〈某寒士集女弟子教讀見而感賦〉詩，說：

「劫後斯文感，微微一脈餘。鬚眉虛歲月，巾幗重詩書。課並簪花寫，  
賭須麻雀除。寒儒困尤甚，世已聖賢疏。」<sup>26</sup>

這是在 1937 年 4 月起，日府厲行廢漢文、漢書房的黑暗時代，卻有女弟子冒大韙來維繫一線漢文生機，與皇民小子相比如何？

即使到了 1944 年，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的當兒，也仍有彰化市人詹作舟（1891—1980 A.D.）寫出像〈敵愾心〉這麼具有「危險性」的詩：

「太平洋戰已三秋，浩劫人天共怨尤。擾亂平和誰可忍，驅除暴虐我曾籌。  
那堪經濟憑封鎖，未許商權任去留。六百萬民齊蹶（當作「崛」）起，倭奴  
不滅肯干休？」<sup>27</sup>

吳濁流的著名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也藉人物吉村的言行，徹底反對皇民化。又如：在嘉義日據時期的古典文學發展，30 年代以後，臺灣一般詩人更多的是下列反殖民行動：一、歌詠抗日志士及抗日事件：如：楊爾材的〈追悼烈士歐清石〉、〈霧設社事變歌〉<sup>28</sup>。二、描寫臺民所受歧視：如：賴惠川的〈戰時竹枝詞〉<sup>29</sup>，斥「眼前警例萬千條」。三、諷刺施政的不當：如：賴惠川的〈六三問題〉詩，指斥日本六三法中的酷虐笞刑，「桎梏臺灣數十秋」；而楊爾材的〈舌耕嘆〉詩，則諷刺日府禁設書塾、教漢文。四、批評日本產業政策：如：楊爾材的〈農村嘆〉，批判日府賤價購米的害民。五、戰爭荼毒的慘狀：如：賴惠川的〈死無棺木〉詩，光看詩題就令人動容。<sup>30</sup>

又以語言的被閹割而言，巫永福、龍瑛宗都曾抗議過：巫永福〈遺忘語言的

<sup>26</sup> 昭和 13 年 10 月 26 日刊《臺灣日日新報》。

<sup>27</sup> 張瑞和編《詹作舟全集》（四）卷九，2001 年 9 月，詹作舟全集出版委員會出版。

<sup>28</sup> 〈近樗吟草〉，下同。

<sup>29</sup> 〈悶紅小草〉，下同。

<sup>30</sup> 詳可參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8 年 6 月。

---

鳥)中即清楚的描述說:「遺忘語言的鳥呀/也遺忘了啼鳴.../遙遠的拋棄祖宗.../甚麼也不能歌唱了/被太陽燒焦了舌尖」。以日文創作的龍瑛宗,也犀利的指出臺籍作家失去語言的窘境,說:臺灣人「極端拙於口舌,是語彙的貧窮者,...他們的作品,世界觀淺顯,談不上技巧,連必要的言語也找不到」。時至近年,詩人吳晟仍藉著贊美賴和,對周氏等皇民作家有所批判,他的〈我時常看見你(再致賴和)〉詩說:「我多麼不願去揣想/多少愛穿和服、急於樹立皇民楷模/和你同輩的功名文人/當年和誰站在一起、替誰說話」。

俗話說:「人比人,氣死人」,拿周氏這種「死不悔改的皇民作家」<sup>31</sup>,和林鍾英、詹作舟、楊爾材、賴惠川、吳晟等的詩相比,其內容意識真有如天壤之別!

---

31 借用彭瑞金論周金波語,見所著〈周金波〉文,載 86、8、17 臺灣日報副刊。

## 結 論

日政時期認同皇民化者的理由，不外是：為擺脫不平等的待遇，冀望多獲配給；因懼怕而屈從；自認是弱者而欲博取日本民族的同情；在觀念上認同殖民政權，欲成為皇民。而在心態上，可大別為自願與非自願二種：前述後二者大抵屬於自願的；而前二者屬非自願者。

自來，對皇民文學有批判譏諷和同情辯護二種評價：前者如：葉石濤<sup>32</sup>、鍾肇政、陳映真<sup>33</sup>等人；後者則如：張良澤、彭瑞金、陳建忠<sup>34</sup>等人。又有所謂「超越派」（如：王郁雯、羊子喬等），指皇民文學是「國家認同」的問題文學；隨人認同而不評其對錯。

周氏所以支持皇民化運動、創作了不少的皇民詩文，除了前引吳聲淼所言為生活可多得配給等之外，如前數節所考察，其詩文內容也不無出於自願的成分。其詩作唯一的價值是：終戰後他老實的沒有加以燬棄，留下珍貴資料供後人研究參考，有史料的價值。

縱觀周氏一生寫詩 44 年<sup>35</sup>，除若干寫景、抒情之外，內容幾乎均與時事、政治、家國有關。如果其愛鄉愛國之心強、政治意識之敏感度夠、國族之觀念正常一點，以其文筆才華，應可創作出可歌可泣，甚至劃時代的偉大作品。可惜，周氏不此之圖，完全依順外來政權，在夾縫中苟活，創作討好大和異族的皇民詩，猶有可原。吾人也不便以春秋責聖賢，因為臺灣近四百年來，多被外來政權殖民，處處充滿悲情與無奈；皇民悲情就是一種殖民歷史的見證。

總之，除了兒童少年文學中兒歌等若干作品之外，周氏不少的皇民詩文，實不足觀；故其於臺灣文學史無地位、身後也沒沒，這是表面殘忍但實際卻也公平的評價。

---

32 見遠景出版社《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主編總序。

33 《臺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1998，台北市人間出版社。

34 2001、1、19 清大臺灣文學講義。

35 1939 年至 1983 年；詳見拙編〈周伯陽生平及文學年譜〉（稿本）。